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盜墓





倪匡著

盜墓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盜 墓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35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 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15元
初 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
七 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84-X



作家倪匡，水禾田攝於台北

這個故事，和以往所記述的許多故事，有點不同。整個故事，記述在了一本日記之中，而這本日記，並不是我（衛斯理）的日記。

日記的主人是誰，我開始並不知道，我曾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去追尋日記的主人，這種追尋的過程，我在後面會詳細地記述出來。

日記是怎樣來到我的手中的，過程也相當離奇。我由於有着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經歷之故，久而久之，頗有點「惡名在外」的味道，不管是相熟稔的親友也好，或者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也好，當他們有了不可解釋的奇異經歷之後，都會想起我，將他們的經歷講給我聽，或者將他們認為是怪異的東西交給我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有許多是不值一笑的疑神疑鬼，但是也有不少追查引申下去，是十分動人的故事，已經有過不少例子，我也全將它們記述出來了。

這一次，開始的時候，情形相仿，在一個仲夏的中午，我由於進食過飽，很有點昏然欲睡的感覺，正躺在沙發上，在聆聽着一卷十分奇特的錄音帶，錄音帶是一位職業十分奇特的人寄來的。

這個人所從事的職業，據他自稱，全世界能幹他這一行的，不過三十人。當然，濫竽充數的人不算，真正有專業水準的，只有三個人。

請各位記着這三個人的名字，在以下事態的發展之中，這三個人會分別出場，而且佔有一定的地位。

這三個人之中，有兩個是職業的，一個是業餘的。

兩個職業好手之中，一個是埃及人，姓名相當長，很古怪，也不好記，所以從略，只介紹他的綽號，他的綽號叫「病毒」。病毒是指濾過性病毒而言，那是一種極其微小的生物，要在高倍數的顯微鏡下才能看到它，小得可以通過濾紙，比一般的細菌和微生物更小。這個綽號之由來，和他的職業有關，那是指他幾乎能透過任何細小的隙縫而言。

病毒今年已屆九十高齡，已經退休，據說，他正在訓練一批新人，但尚未有成績云云。病毒的晚年生活相當優裕，居住在開羅近郊的一幢大別墅中，不輕易露面，侍候他的各色人等，據稱有八十二人之多。

第二個，就是交錄音帶給我的那個人，他的名字叫齊白。當然，那是譯音，原文是CIBIE。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，以四大古國的第一個字母拼成。據齊白自稱，他有着這四大古國的血統，所以，他最適合幹他那種行業，簡直是天生這一行的奇才。

齊白究竟有多少歲數，我和他認識的時間也不算短了，可是却全然無法猜測，大約是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，這個人的身世如謎，行踪如謎，我只知道他的職業，對他的了解不算很多。

第三個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，名字叫單思。單思是單相的弟弟，在我認識單相這個植物學家之際，就曾取笑他的名字，他一本正經地告訴我：「舍弟叫單思。」單相十分有錢，單相、單思兩兄弟，可以完全不必工作而過着極舒適的生活。但是他們兩人，實際上却全十分出色，單思學的是考古，所以後來發展成爲那個行業中的業餘高手。單思的外形十分有趣，說他「有趣」，是

因為他的腦袋、打扮，永遠走在時代的最尖端，絕不像一個考古學家，當他在自己的額角上貼上一枚金光閃閃的星星，和將頭髮染成淺藍色之際，看到他的人，一定會認為他是一個流行歌曲的歌手。

這三個人都約略介紹過了，說了半天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什麼呢？

照他們自己的說法，那是「發掘人類偉大的遺產」、「揭開古代人生活的奧秘」、「將不為人知的歷史和古代生活方式顯露在現代人面前」和「使得這個世界上充滿更多的稀世珍寶」的「偉大工作」。

可是實際上，說穿了，他們的工作，實在很簡單，他們是古墓的盜竊者，是盜墓人。

盜墓人所做的事，就是偷進古墓去，將古墓中的東西偷出來，如此而已。可是也別看輕了盜墓人，盜墓人需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，用來判斷這座古墓中的主人身分，決定是不是值得去偷盜。盜墓人也要有豐富的工程學知識，因為一般來說，值得去偷盜的古墳墓，大都建築得十分堅固，不是事先有着詳細的規劃，弄得不好，葬身在古墓之中的低手，不計其數。連帶的，他們也要具有豐富的各種器械的使用知識，以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。

「病毒」、齊白和單思三個人的盜古墓記錄，都不公開，但其中有幾項，倒是人所皆知的，例如英國的探險隊，在進入埃及的大金字塔之後，發現在他們之前，早就有人進入過，那就是「病毒」的傑作，而且還是「病毒」年輕時的傑作。

據齊白說，「病毒」在大金字塔中所得到的寶物並不多，不超過五件，但是當那些寶物，

出售給不願意公開姓名的收藏家之後，「病毒」就可以靠所得的報酬，過一輩子舒適的生活了。

據我所知，當「病毒」九十歲生日的那一天，這三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盜墓人，曾經有過一次敘會。他們在敘會中討論什麼，當然沒有人知道，就在這次敘會之後的兩個月，我收到齊白打來的一封信。

電報的內容相當簡單：「發電同時，寄出錄音帶一卷，希能詳細聆聽，日後再通消息。」由於齊白是這樣的一個怪人，在收到了電報之後，我也沒有怎麼留意，只是看了一下電報是從埃及境內一個小地方發出來的，那個地方，要查詳細的地圖才能查得到，在埃及的中部，地名是尹伯昔衛。

在收到電報之後，足足半個月，我才收到了齊白寄來的那捲錄音帶。帶子是普通的卡式帶，包裝得十分仔細，用一塊不知是什麼舊麻布，重重包裹着，裝在一隻厚厚的粗大箱子之中，用一種土製的長釘子，將木箱裝釘得十分堅固，以致我要花二十分鐘時間，才能將木箱撬開來。那塊舊麻布，散發着一陣極其難聞的霉味，我順手將之拋進了垃圾箱中。

取出了錄音帶，我將之放進一架小型錄音機之中，在沙發上躺了下來。正如一開始我就講過的，那天天氣相當熱，使人有昏然欲睡之感，我在沙發上半躺下來之際，已經打了兩個呵欠，希望錄音帶的內容精采一點，好讓我提提神。

可是，當錄音帶開始轉動，錄音機中有聲音發出來之後不到五分鐘，我已經忍不住在心裏將

齊白罵了一百多次。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他寄這捲錄音帶給我的用意是什麼。我聽到的聲音，可以說是全然莫名其妙的。

一開始，自錄音機中傳出來的聲音，還很有點恐怖片中的配音的味道，那是一種聽來十分空洞的聲音，有着回聲，給人的第一印象，像是有一個人在一個有回聲的空間中在向前走着腳步聲。

乍一聽到那種聲音之後，我還不由自主坐直了身子。可是接下來，足足五分鐘之久，全是同樣的聲音，間中，偶然有一兩下聽來像是風聲一樣的聲音。同樣的聲音持續了五分鐘，那真使人有難以忍受之感。

我一面心中罵着齊白，一面伸手，按停了錄音機，點燃了一支煙，心中考慮着是不是要把這捲錄音帶也扔進垃圾桶去。

老實說，要不是這捲錄音帶是齊白寄來的話，我一定將之扔掉了。但由於齊白是這樣一個特殊人物，他那麼遠路寄來的東西，我勉為其難，就算全捲錄音帶，全是那些空洞的腳步聲，我似乎也應該將它聽完才是。

我嘆了一聲，又罵了齊白幾句，再按下錄音機的放音掣，那種空洞而有回音的腳步聲，再傳了出來，又過了三分鐘，幾乎已到了我所能忍受的極限，正當我又要將錄音機關掉的時候，忽然却有了另一種聲音。

那是一個人的喘息聲，毫無疑問，是有人在喘息。而且喘息的人，他的口部，一定距離當時

錄音設備的收音部份十分近，因為這時聽到的每一下吸氣聲，都十分清晰，那種「嘶嘶」聲，聽來有一種恐怖之感。

我精神爲之一振，坐了起來。才坐起，就聽到了齊白的聲音。

齊白一面喘氣，一面在說話，他的聲調，聽來異常急促，也不知道他是由於興奮，還是恐懼。他的話，有時是斷斷續續的，在間歇之中，就是他的喘氣聲。

我之所以不嫌其煩地說明聽到他語聲後的感覺，是因為如果配合了他講話的內容，可以知道他在講這番話之際，是處身在一個十分異特的環境之中。

以下就是在喘氣聲之後，齊白所說的話：

「我不知道身在什麼地方，也不知道我已經在這裏多久了，我……我……見到的是什麼？真是難以形容，我一點也說不出來，可是我又一定要將我見到的描述出來。對了，那可以說是——一條走廊，然而，那是走廊嗎？算他是一條走廊好了。」

（齊白的話，持續的時間相當長，大約有十五分鐘左右。其中有不少，簡直是語無倫次的，我當時聽了，也只覺得莫名其妙。這裏，我記下來的，完全是錄音帶中的原來語句。有很多不可解的話，到後來全都有了答案，但那是以後的事情了。）

（齊白在講話的時候，他可能一直在向前走着，因為那種空洞的脚步聲仍然在，偶然也還有一兩下風聲。當然，還有齊白的喘息聲。）

「我在這……走廊中已走了多久了？爲什麼我的思緒完全麻木了？我以為……我是爲什麼會

• 墓盜 •

到這地方來的？對，我……記起來了，我要非常努力，才能記起來……我要努力記起它來，我一定要想出……我爲什麼會來到這裏的原因……」

（在這裏，齊白將這幾句話重覆了三遍之多。他爲什麼要到一個地方去，可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，而他竟然會想不起來，可見他那時候，一定是在一種相當不正常的狀態之下，神智已經有點模糊不清了。）

（聽到這裏，我自然覺得緊張，但是我却並不擔心他的安全，因爲他事後還能將這捲錄音帶寄出來，可知當時的情形不論如何詭異，事後都是不會有危險的。）

（當時，我是根據常情來推理，所以才這樣想的。後來我知道自己的推測錯了，是因爲發生在齊白身上的事，不能以常情來推測之故。）

（不過，我也並不難過，因爲當時就算我正確推斷，對齊白也不會有任何幫助。當我在聽這捲錄音帶的時候，已經發生的事，都已發生了。）

「我……爲什麼會到這裏來的？我……想起來了，是病毒，是和病毒有關的，這老頭子，他……是他叫我來的？還是單思叫我來的？等一等！等一等！」

（齊白那兩下「等一等」，是用極尖銳的聲音叫出來的，接着，便是一陣急促的喘息聲，和急驟的脚步聲。「音響效果」相當好，一聽就知道他是在突然之間，看到了什麼令得他極度驚訝的事情，他就一面叫，一面向前奔了出去。）

（齊白叫的是「等一等」，我想，他這樣叫，並不是真的叫一個什麼人等他一等，而是一種

在發現了令他驚異的事情之後的一種口頭語。）

（急促的脚步聲，大約有半分鐘。）

「這是什麼，這究竟是什麼？天，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？我沒做過什麼壞事，不應該有這樣的報應！我怎麼啦，是什麼人的咒語生效了？什麼人的咒語？我是從來也不相信什麼咒語的，要是相信，我根本不能從事我的工作了，可是現在……現在……一定是什麼人的咒語生效了，一定是……」

（齊白在講到這裏的時候，竟然發出了一陣嗚咽聲來。這不禁令我悚然。齊白的那種嗚咽聲，聽來十分可怖。聽一捲來路不明的錄音帶，本來就容易產生一種十分詭異之感，因為只聽到聲音，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這時，這種感覺更甚。）

（齊白在他的話中，提到了「咒語」。我相信他所指的咒語，一定是古墓主人對進入古墓者所下的咒語。在埃及，許多金字塔，都刻有詛咒進入金字塔的人，而金字塔，本來就是一座墳墓。齊白的錄音帶，是從埃及寄出來的，而他又是一個盜墓人，那麼，他那時，是不是在一座古墓之中呢？）

（我一面迅速地轉着念，一面仍然繼續聽着這捲錄音帶中所發出來的聲音。）

「我不信咒語，不信……我一定是來錯地方了，病毒這老頭子，他為什麼要騙我？」

（在這句話之後，又是連續的脚步聲，空洞而有回響，照聲音來判斷，齊白還在繼續向前走。如果他一進入那地方就開始錄音，那麼，這時已有二十分鐘之久了。二十分鐘不斷向前走，那

條「走廊」的長度，可以說相當長。）

（如果說每秒鐘走前一公尺的話，他一直沒有停過，二十分鐘，他已經走了一千二百公尺左右。當然「走廊」可能是有彎角的，不是筆直的，也有可能，他一直是在原地繞着圈子，不過這一點，是無法從聲音之中作出任何判斷的。）

「是的……我來到了，我真的來到了，看！看！你們大家都來看看！」

（齊白的聲音急促而興奮，聲音聽來，也帶着若干程度的恐懼，但是我不禁罵了一句「他媽的」。齊白真可以說是混帳到了極點。他寄來的不是照片，不是影片，只是一捲錄音帶，可是他卻一直在嚷叫着：「大家都來看看！」誰能從聲音中看到東西？他一定是昏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了。）

「我……來到了，這大概是我追求的最終目的，我終於來到了，來到了！」

（齊白大叫着「來到了」，叫得連回聲一起聽起來，有點震耳欲聾的味道。然後，便是「咚」地一聲響，好像是重物墜地的聲音。接着，便是一陣嗡嗡聲，那一陣嗡嗡聲，相當難斷定是什麼聲響。那像是一羣蜜蜂在飛，也像是空氣在一個小空間中因對流而產生的聲響，像是用耳朵對着一隻杯子時聽到的聲音相仿。）

「我够了，我已經够了，我這一生……的活動，到這裏，已經可以算是一個終極了，我不能再有任何……再有任何進展了，我要告訴全人類，我看到了終極，看到了一切！」

（齊白始終不明白，聽他錄音帶的人是看不到任何東西的，所以，也根本無法知道他在叫嚷

着的「終極」是什麼意思。」

（齊白甚至沒有對他看到的情形，作任何形容。或許是他根本無法形容他所看到的一切？他連自己是不是在「走廊」也不知道。）

（齊白的話，到這裏為止。但是他的活動，却顯然沒有停止，因為還有別的聲音傳來，包括了以下「咚咚」聲，一些聽來像是搬動沉重物體的聲音，一些空氣在狹窄的空間對流而產生的聲響，他的喘息聲，幾下驚呼聲，最後，是一種「乒乓」的聲響，聽來像是玻璃敲碎的聲音。）

整捲錄音帶有聲音部份是二十八分鐘。我翻過另一面，全然是空白的，沒有聲音。

我聽了一遍又一遍，等到聽到第六遍頭上，白素回來了，她並不出聲，我也只是向她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她用心聽。

她坐了下來，用心聽着，等到放完了第六遍，我按停了錄音機，道：「這是齊白寄來的，從埃及一個叫尹伯昔衛的小城市寄來的。」

白素皺了皺眉，道：「就是那個盜墓人？」

我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白素又道：「有什麼目的？他沒有旁的說明？」

我攤了攤手，道：「完全沒有，我也不知道他寄這捲錄音帶給我，是什麼意思。」

白素望了我一下，道：「你這樣說法，犯了一個推理上的錯誤，錄音帶未必是齊白寄給你的

我怔了怔。的確，錄音帶上有齊白的聲音，但這不能斷定是齊白寄給我的。

我略想了一想之後，揮了一下手，道：「那無關緊要，問題是，錄音帶中的一切聲音，包括他講的話在內，表示什麼？」

白素「嗯」地一聲，道：「聽起來，像是他進入了一個什麼神秘而不可測的地方——」

我忍不住打斷了白素的話道，道：「他還有什麼地方可去，當然是進入了不知什麼古墓之中。」

白素道：「可以這樣說，但是在這個地方，他却遇到了他一生之中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事。」

我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什麼見到了『終極』，那算是什麼玩意！我對盜墓，賣古董也沒有興趣，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寄這鬼東西來，浪費我的時間。」

白素作出了一個不屑的神情來，道：「算了，我知道你是因爲茫無頭緒而心癢難熬，我提議你和單思通一個電話，他們是同行，應該知道齊白究竟在說些什麼。」

我不禁笑了起來，拿起電話來，打給單思。接聽電話的是單思的管家，他道：「二先生到埃及去了，三個月之前去的，一直沒有回來。」

我忙問道：「知道他現在在哪裏？」

管家道：「他在埃及，你要找他，可以打電話到埃及去，他一定還在。」

我沒有再問下去，就放下了電話，這個管家，他以為埃及是一家小客棧？我只要打電話去，就可以找到他的主人？

聯絡不到單思，我自然只好將這件事擱了下來。雖然白素看穿了我的心意，對於這捲錄音帶中聽到的聲音，我確然有心癢難熬之感，但是我全然無法進一步推測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我只能從聲音中判斷，齊白是到了一個極為奇特的地方，在那處所在，他有着十分奇妙的遭遇，如此而已，究竟實際情形如何，一點也不知道。

在接下來的日子中，我又將這捲錄音帶聽了許多遍，也作了種種不同的猜測，例如推斷齊白所說的「走廊」，可能是一條甬道，等等。但是那是什麼樣的甬道，我還是無法想像。

事情本來已只好告一段落了，雖然我託了一個在埃及的朋友，請他找一找齊白，但是也一點結果都沒有。一直到一個月之後，我又收到了另一捲錄音帶。

一看到郵差送來了一隻粗糙的木箱，我就不禁狂喜，那和上次的木箱相類，我接過箱子，看了看寄出的地點，仍然是尹伯昔衛，寄件人的名字也仍然是齊白。

我到了地下室，用斧頭將箱子劈開來，包裹着錄音帶的，還是一塊舊麻布，取了錄音帶在手，迫不及待奔進書房，將之放進錄音機之內。五分鐘之後，我開始罵齊白的祖宗，一代一代罵上去。

我聽到的聲音，只是不斷的一聲響，那種類似玻璃破裂的聲音，在上一捲錄音帶的最後部份，也曾經出現過。可是這時，是不斷的這樣的聲音，那真叫人忍無可忍，非罵不可。

我大約每隔半分鐘罵齊白的一代祖宗，一直罵到第三十六代頭上，才聽到了別的聲音，那是一下深深的吸氣聲，接着，便是齊白的叫聲。

齊白叫道：「日記，這是一部日記，真是一部日記。」

就只有那麼幾句話，接下來，又是幾分鐘的玻璃碎裂聲。

從齊白的這句話聽來，齊白當然是在翻閱着一本日記，他看的是什麼人的日記？日記就是日記，何以要恍然大悟一樣，知道那是一本日記？日記的內容如何，他是不是會說出來？

一直到錄音帶播放完，沒有其他的聲音，我將錄音帶取出來，拋起，等它落下來時，將之踢到了書房的一角。

這算是什麼玩笑，齊白這傢伙，一定是開死人的玩笑開得夠了，又知道我是一個好奇心十分強烈的人，所以才開我這樣一個玩笑，而我居然上了當。

一想到這一點，我心中自然十分氣憤，也覺得自己上了當，真是窩囊得很，所以也沒有將第二捲錄音帶的事對白素說。我也以為事情至此，已經完全告一段落，所差者，只是在我再有機會見到齊白時，考慮是一拳擊向他的左頰或是右頰而已。

可就是就在當天下午，事情却有了意料不到的變化。下午，我在書房中工作，聽到花園中傳來了一下驚呼聲，和一陣猛烈的犬吠聲，我忙探頭向窗外看去，看到我養的兩頭狼狗，正撲向一個人。從樓上看下去，只看到那人衣衫襤褸，看不清他的臉面。

那個人正在閃避着，對付那兩隻大狼狗，我不知道那人是從哪裏來的，因為院子的鐵門鎖着